

徵兵委員會

徐盈等著



濤彙文叢第一輯

徵兵委員

徐盈等著

濤彙出版社

1940

徵兵委員之版權

海桌文叢第一輯 III

徵兵委員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 初版

著者

徐

盈等

編輯

發行

濤彙出版社

經售

各大書局

前記

設若目前的中國是一具鍊鋼的洪爐，則渣滓的餘瀝是難免的，假使是在淘沙金，那末我們很明瞭的，沙是過多於黃澄澄的金粒，這就是說，雖然今日的中國在發動神聖的自衛戰爭，除了一部份甘心爲張邦昌和秦檜等不敢爲的作風外，有一類人也是足夠阻礙祖國的前進的。

我們熟知的華威先生和差半車麥楷不是一個很好的對比的麼，倘使我們僅知有一個華威先生是不夠的，因爲反映在時代的每一個角隅，都有一種否定的東西存在，他的現出也是一般地具有所謂的明朗性，但是太可憐了，捨了他乘此動蕩的時間的亂行外，還是不倦地假借着正當的名義去，去什麼呢，去敲詐教育不及的一無知同胞的金錢，也有的是滿口漂亮的「高位」者，可是自私心把持了他的神經系，以及一般妄自高大

的東西……凡此種類型的傢伙我們是不難發現其存在，但發現僅是個人的直覺，充其量也不過令發現者不快罷了。時至今日，我們可不能這樣作，因為要迅予求得我祖國的重建，是應該把這許多否定型的人物作一估計，公佈於每一個真誠的爲國爲民的同胞目前，使之去誘導他們不再淪沉在否定的淵谷裏，這樣我們的抗建陣綫不是又獲了一個新的力量嗎？這樣我們的抗建不是就可以早一日的成功嗎？這一小小的企圖，就是促成我編選這一冊的動機。

因為我要使讀者去發現一些新的否定人物，所以像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沙汀的聯保主任消遣，不再選入了。

編者

目次

前記

九秀峯下

千人塔下的聲音

胡隊長

金行長

徵兵委員

一個小學校長的奇遇

泡沫

兩縣長

遷廠

彭慧

駱濱基

周冷

丁乙

徐盈

李勵文

端木蕻良

寒波

易丹

九秀峯下

彭 慧

從父親的墳山下來，我把我的計劃告訴少三爺說：

「我要去看看這座墳山的舊山主，李家四爹。」

「看他？」少三爺圓瞪着眼睛顯出驚異的樣子。

「怎麼樣很遠麼？」我問。

「遠到不遠，囉！就在山脚下囉！那不是麼！」

順着他的手指點的地方，我朝下望見一個小山谷，那裏有一座大門正對着一塊小河塘的瓦屋。屋的後方和左右兩側，蜿蜒着起伏的小小的峯巒，而我們正在那裏走着的我的父親的墳山，和這所瓦屋，正是互相面對着的，中間只隔着那塊小河塘。從山上，有一條迂迴的小路，下通河塘。河塘和瓦屋，就整整擺滿了這與外隔絕的小小的山谷了！

「好幽靜的地方，真像一位隱士的居所呢！」我心裏這麼想着。一邊向少三爺問：

「這就是他屋裏麼？」

「是的哈！只有他們這一家疙瘡人，才肯住在這個疙瘡地方哈！」我們在下通河塘去的小路上一邊走着，一邊談着。

「怎麼？李四爹這人，不大好說話麼？」我好奇地問。

「我也並不認得他們，不過聽說，人倒並不壞，就是疙瘡得要命！滿村子裏，沒有幾家人家跟他們攔得來。」

「他們也難得跟人家做來往呀！」我笑着說。「一獨家人，隔着世界住在這山溝裏。」

「所以是說哈！尤其這周圍的山，都是他們李家的！」少三爺說着，自己先笑起來，接着說，「這狗婆養的，也真有狠氣！他們再窮，也不賣給人家的！」

「我們這座墳山，害（還）不是買了他們李家的麼？」

「那怕害（還）在早得很吧……要不然，就不曉得是什麼巧氣，怕是你們五老

爺有福分，鬼使神差着要睡這塊地！」

「睡這塊地有什麼好處麼？」我遊戲地問。

「仙地哈！他們是李公真人一家！李公真人叔姪兩個的仙骨，就葬在那邊九秀峯山上……」他指着靠東邊的由于籠罩着薄暮的烟霧而令人看不明白的紫籐色的一帶山峯，繼續說，「囉！就是那座山！那叫做九秀峯！你一望，就覺得仙氣逼人的！你們這座山，他們的，都是九秀峯那一股山脈來的……」

「……」我在驚奇着，鄉下人的牢不可破的關於風水的迷信，眼睛也模糊地跟着他的手指點的地方望了望。

「好地方哈！有仙人照應的！要發好子孫的哈！幾多人羨慕這地方！幾多人想這裏的山想不到！」

我們一邊說着，已經下了山，又灣過了河塘，到了李家的大門前了！我們剛預備一直走進去的時候，一隻大黑狗，從裏面奔了出來，一邊張着嘴對我們狂叫着，像是要一口把

我們吞進肚去的樣子。少三爺趕忙拾着碎石頭打狗，嘴裏却對着瓦屋裏面吹着口哨，呼喚着：

「啊哈！來個人吧！啊哈！來個人吧！」

可是叫喚了好半天，始終沒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給我們叱開狗。少三爺生氣地對我說：

「小姐，你定要來看他們做什麼事？我說這人家疙瘡是真疙瘡！你看，裏邊堂屋裏明明有人在那裏，却偏不肯出來招呼你老一下！這死狗，又這麼兇！這號人家，來看他有麼事好處！我們走好不？」他一邊趕着狗，一邊回過身想走。

「不，不要走……」我也意識到這人家的古怪氣，可是，一種好奇心加上原來的來意，使我更堅定地非要進去一場不可。於是趕忙止住少三爺說：「我們自己一邊打狗，一邊衝進去好啦！既已到了頭門口，何必就走呢！」

少三爺沒奈何地，一邊將小石頭使勁地對着狗丟過去，一邊衝進了大門，我隨在他

後面，也拾着石子向狗擲着，算是作少三爺的助手。

大門有點偏，不是正對着堂屋的，從那裏望裏邊還望不明白，走到禾場坪正中間，就完全望得見堂屋裏的一切了！的確，堂屋裏是有好幾個人，男的，女的，坐的，站的，圍着堂屋中間的一張八仙桌子。雖然他們都轉過視線來朝着我和少三爺，瞅着我們和狗在鬥爭，可是他們仍然不動，又收回視線去了。我進退兩難地站在禾場坪中間，想起少三爺的話來，忍不住也想生氣了。

幸好，有一位背已經有些佝僂着的老人，從堂屋裏走出來了一步，對着禾場坪裏甩了一把鼻涕之後，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對着我發了一陣呆；然後，厲聲地叱着狗：

「來富！來富！進來！進來！你個雜種！」

黑狗立刻退過去了幾步，馴服地站在老人側旁。雖然還斷斷續續發出幾聲叫吠，但那已經不能威脅我們了。

「你……你老……？」老人的疑問的視線，投在我身上，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

「我找李家四爹的我，姓彭。」我說。

「啊……姓文？」老人的右手搔着自己的稀疏的白頭髮，想記起一個什麼姓文的線索來。

「姓彭咧！就是對面墳山上的哆！」少三爺大聲地吼着。

「啊！是啦！是啦！姓彭的！」一面說，一面搶下了台階向我們迎上了幾步，「請進來，請進來！我老糊塗咧！真對不住！今天，我屋裏又遭了事情！唉！唉！」

我和他同向堂屋裏走着的當兒，我看出了他的白眼珠裏帶着一些紅絲，滿是皺紋的兩頰上，隱隱約約還可以看出淚痕來。那明明是剛才哭過的。我立刻明白剛才沒有人理我們的緣故了！我躊躇起來，不敢往前走，因為我認定堂屋裏，定是在進行着一件使他們流淚的事件！

「不要緊！不要緊！你老請進去坐坐！沒得好招待！茅房草舍的！」老人勉強陪着笑臉招呼我。

「你老人家就是李家四爹麼？」

「啊！啊！是的！就是的！」他躬了躬身子，點點頭說，「是，是彭家的姑小姐罷？上過坟來的？」

「是的。我們剛從坟山下來的。」我說。

快走進堂屋的瞬間，我已經完全看明白了堂屋裏的那種緊張的場面。

一個坐在桌旁的女人，看樣子大約是一場大哭之後，還伏在桌上拖着殘餘的咽泣，右手託着一個正在她懷裏吃奶的嬰孩，左手却使勁地像是怕人家逃走了似地，緊緊捉住一個年青的男人的右胳膊。這個男人，也就像是作了什麼虧心事被人告發了似地，抵着頭，站在捉住他的女人的旁邊。那顯出是一個懦弱的膽怯的少年人的樣子。

他們幾個人，是佔據擺在堂屋中間的一張方桌的右手邊的。對面左手邊呢，在桌子跟前的一張板檯上，却並排地，面對着哭泣的女人，坐着兩個像是來要賬的人。一個是草鞋赤脚穿着藍布短袴褂的農夫裝束的人。另一個，則是穿了破舊長衫帶着老光眼鏡的

年約近五十的鄉下斯文人，那神氣，可並不斯文，滿臉怒氣，撇着豎着短黑髭的嘴，兩個衣袖子捲到胳膊上來了！緊捏着的兩個拳頭，使勁地壓在擺在桌上的一本簿子上，像是很在桌上捶過幾拳的樣子，由於緊在他的後面，直挺挺地站着一個肩上捐了一根類似鳥槍的槍桿兒的，穿着舊警察製服的人，我明白這位老先生是當地的地方長官了！

很明顯地，因為我這個大家意想不到的客人的來臨，把他們正在進行着的一種什麼談判打斷了！

除了躺在母親懷裏的孩子之外，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當我剛走進堂屋，把脚一站定，老頭兒剛張着嘴預備和我說話的時候，帶眼鏡的老先生，先搶着吼起來了。

「喂！喂！四老官！一事了一事！不要拖拖扯扯的！」說着，猛的在桌上拍了一巴掌，又着手站起來了：「要不是看在你的老臉皮上！我……我……今天氣得……這個氣得要帶人走……把點狼你看看！」雨點似的口沫，噴在桌上，簿子上，四老官的臉上。

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窘迫，進嗎，還是退呢？我不知道要怎樣才好。

「是，是……」老頭兒點點頭，吞吞吐吐地說，「我就是害（還）……害（還）想王保長，看看我的老面子，我……我……就是這一個……一個仔……」他的聲音簡直是要哭的了！

「我有那麼大的面子！你真是老糊塗蟲？上頭的命令，那有歸我改的哈！你問問，」他說着，手指着坐在他側旁的那位農夫裝束的人，「你問問柳三爺，柳三爺他是曉得的，就是胡鄉長來，也沒得辦法哈！你說是不是柳三爺？」

「是囉，事情總有個自然……然的囉！」柳三爺像是故意裝得文雅點的神氣，「李四爹是最明白不過的人，而……你們應生呢……」

「小姐！你老人家看，」李四爹不高興繼續聽柳三爺的話了，轉過頭來對着正沒法安排自己的我，訴着說，「我才一個仔，」他指着被那個正在揩着眼淚的女人捉住胳膊的青年男子，「就是這個仔，如今，如今說是省里要抽他，抽他打仗……」

「一個兒子是不會抽的呀！」一種不自知的正義感馬上統治了我的思想，我立刻搶上前了一步，像是很要打一場抱不平似地對着那位穿長衫帶眼鏡的王保長質問起來，「怎麼你不能說話呢？你既是這一保之長，你難道不知道他只一個兒子麼？」

「……」像是忽然發現了神仙或者鬼怪似地，王保長伸長着頸子，圓睜着貓兒眼似的小黃眼珠，張着嘴，兩手撐在桌上，對着我發呆了！驚疑不定的眼光，最初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又打量了一下站在我後面的少三爺，然後就停留在從我的胸襟裏露出來的徽章上了，半響，一句話也沒說。

大家都靜默了！隨着他的視線。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瞅了瞅我的胸襟上的徽章。我沒有預料到，這東西，來到這裏會受到這樣厚遇的。

「啊……啊……是……是……請小姐替我們……替我們鄉下人說……說，幾句道理。」李四爹週身發着抖地說，點綴着泛着光亮的淚痕的臉上，却顯出了一種藏着希望的歡欣。

「你小姐……你先生……啊……你女士，是是在省裏貴幹？」王保長立刻對我用了正如少三爺對我那樣恭敬的態度。

「不管是在那裏幹什麼事，就是一點事也不幹，我總可以替李四爹說幾句公道話……」

「那自然……那……自然不錯，不過是你……你女士有所不知，」正像木人戲裏的木人頭的扭動一樣，他的兩隻肩膀，合着那個稍微嫌小了一點的頭，隨着話語的抑揚頓挫，有拍節地扭動着，「在此國難時期……啊……這個是……啊……我人在此後方……既不能上火綫……則必需奉公守法……」他的頭搖得更有力了。兩隻手也一左一右地揮動着，彷彿給他的搖擺着的頭作引導一樣。

「請你快點說，好不好？」我急着催他。

「啊……啊……啊是的……是是……現在，現在上頭既有此命令，我……我……」

我區區王濟世焉有改變之理？」